

## 第四百二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J. CHAUVFL (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425/Rev.1)

#### 一、通過議事日程

#### 二、海達拉巴 (Hyderabad) 問題

(a)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巴基斯坦外交暨邦協關係部長就海達拉巴問題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1317)。

### 二、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 三、海達拉巴問題 (續前)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 *Sir Benegal N Rau* 及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arullah Khan*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主席：本人請理事會各理事注意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第三八四次會議時曾請巴基斯坦代表到會。該代表答覆理事會主席所提出的問題時稱，他的陳述需時頗多。理事會當時乃決定俟將來再在成功湖開會時始行聽取巴基斯坦代表的陳述。根據此項決定，理事會本日請巴基斯坦代表發表陳述。

在未請巴基斯坦代表發言以前，本人願請理事會注意印度代表來函 (S/1324)。該函請求准印度代表就理事會的權力問題發表意見。鑒於印度代表擬作陳述的性質，除非理事會內有人表示異議，本人認為他有權首先發言。

既無異議，本人即請印度代表發言。

印度和巴基斯坦既不是理事會的理事國，依照慣例，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發言時將用即時傳譯。

*Sir Benegal N. RAU* (印度)：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給與本人這個機會，來說明在各代表所收到的函內關於權力問題業已陳述的各點，本人十分感謝。提到權力問題，本人願聲明本人所爭論的問題是海達拉巴有無提出此項控訴的權力。本人不願稍涉無謂之嫌，所以結果雖然完全一樣，本人亦不願論及安全理

事會是否有聽取海達拉巴陳述意見的權力。本人希望能夠儘量簡括。

目前情形究竟怎樣呢？這個事件的起因是海達拉巴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提出控訴 [S/968]。該項規定為：

“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後，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注意”。

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當然注意到這項規定開首就用“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等字樣。本人下面就要解釋，就國際方面的意義而言，海達拉巴向來不是一個國家。印度始終認為海達拉巴無權根據上項規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

在這種情形下所產生的權力問題尚待解決的時候，印度不得不在海達拉巴採取若干措施，以終止久已存在不法混亂狀態。這種狀態不但影響海拉巴本身抑且擾及毗鄰的印度領土。不法混亂狀態等字確實貼切，絕不是濫用的。

不久以前在倫敦審判 *Sydney Cotton* 時所揭露的事實，也許會令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覺得驚異，但是可惜得很，印度人民却一點也不以為怪。

前兩天，*Cotton* 因在海達拉巴偷運槍械而被判罪罰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自認有罪。根據倫敦法院審問時提出的證據，*Cotton* 所犯的罪為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在海達拉巴 *Warangal* 飛機場偷運槍械和彈藥——本人願請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注意犯罪日期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至少在海達拉巴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以前一個月。*Cotton* 首先往海達拉巴晉謁海達拉巴陸軍司令 *General El Edroos*。本人現在所說的都是任審判時所揭露的實質。*General El Edroos* 具函介紹 *Cotton* 與巴基斯坦官員，並請巴基斯坦官員予以飛機降落的便利。槍械和彈藥一向偽報為“水果蔬菜”，高射炮則偽報為“乾酪”。*Cotton* 曾在他開設在倫敦的公司內和巴基斯坦國防官員會談，姓名確鑿可稽，但本人不願再在此提出。這次會談並有其他巴基斯坦官員一人在座。審訊時亦已指出此人姓名，但本人亦不在此處提及。

第二次會談係於五月二十日在 *Secunderabad* 舉行。官方證人曾供出合同的詳細內容

——據稱這個合同已於海達拉巴投降時被毀，並說當時議定交與該公司四〇〇，〇〇〇英鎊。此外，尚提及在喀喇基付款。合同最後於五月二十七日至喀喇基海達拉巴代辦公館中擬就，其時約在海達拉巴向聯合國提出控訴前三個月。

自開始至六月，每日自空中運輸槍械和彈藥兩次；及至六月杪，更加緊努力。七月十日有飛機一架，載有來福槍及 Sten 槍九百二十枝，子彈六十四箱，每箱一千發，飛往 Warangal。Cotton 之被判罪乃因此次交易不慎事發所致。

本人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注意發生這些事實的日期。合同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最後擬就而提出控訴則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直至九月中旬印度迫不得已方才開始採取行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令人驚異的，並不是印度竟然採取行動而是印度何以不早日採取行動。最後印度終於採取行動，乃是迫不得已的。由於該邦人民實際擁護印度，這次行動歷時不過三四天。經過這幾天以後，授權提出控訴的內閣辭職，該邦邦君（the Nizam）撤回控訴。海達拉巴邦君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致函秘書長〔S/1011〕，撤回控訴；原函最後一段如下：

“為排除關於此項問題的一切疑惑起見，茲特正式通函閣下，請閣下注意本邦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控訴業經本人予以撤回。本人並通知閣下以前，主張提出上項控訴的內閣已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辭職，本邦一切事務概由本人負責。前由該內閣派往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團現已無權代表本人或本邦政府”。

海達拉巴邦君復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頒布諭令如次：

“本人頃悉外間傳說，本人現受壓迫，並無行動自由，概括地說，即本人對任何事項皆不能自行決定。甚且國外報紙亦有此種報導。此種傳說絕對不確。本人與印度聯邦和軍事當局的關係至為融洽。本人絕未受到任何壓力。事實上，本人現在受到各方加以一邦元首所應享受的一切尊敬和禮儀”。

於此可見印度所採的一切措施實在不是用來對付該邦元首的，自然更不是用來對付該邦人民的。這些措施不過是用來對付藉所謂 Razakars 軍事組織的支持而攪權的某些內閣部長而已。

這些內閣部長們是怎樣得勢當權的呢？本人不擬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擬引述 Lord Mountbatten 所說的話：他們的得勢全靠一

九四九年十一月間陰謀發動“政變”；這次政變“令印度對海達拉巴完全失去信任”。載有這些字句的文件已刊印於“海達拉巴對印度自治領的控訴，附錄”第一三五頁。

這些內閣部長們利用什麼手段呢？本人現再引述 Lord Mountbatten 致海達拉巴邦君函。Lord Mountbatten 提及在政變以前不久發生的若干事件說：

“……如果不讓此種強迫手段有此危急時期妨礙實行貴邦君的意願，印度與海達拉巴間的關係自當截然不同，定必遠較此為美滿”。

這是 Lord Mountbatten 函內原文，見“海達拉巴對印度自治領的控訴，附錄”第八十三頁。

這些內閣部長們是否為人民所擁護呢？本人既然代表當事國之一，不便表示自己的意見。本人再引 Lord Mountbatten 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致海達拉巴邦君函。其時約在政變後五個月：

“閣下當可注意及在過去數月中，印度大陸各邦之與印度自治領保有關係者幾已全由其統治者成立或宣告於最近的將來成立真正負責的國民政府。本人所以用“幾已”二字，蓋尚有一例外，即海達拉巴是也。任何公正的外界人士不得不視目前的海達拉巴政府為一黨專政的政府，而且該政黨僅得該邦少數人民擁護……。本人並非從印度總督的立場，而係從愛護海達拉巴的公正旁觀者的立場，作此種表示”。

這些內閣部長們在執政期間有什麼建樹呢？方才說過，他們不能維持法律 and 治安；不但如此，而且濫用公款。本人這裏有總數在二百五十萬英鎊以上的帳目單一紙。這個數目等於一千萬美元，而所列尚非全部。客氣點說，這筆款項的用途頗費解釋。審判 Sydney Cotton 時所揭露的事實已說明了一部分款項的陰險用途。

讓本人複述一遍：印度被迫採取的行動不是用來對付海達拉巴人民或該邦邦君的，而是用來對付篡奪大權與濫用權力威脅印度和海達拉巴安全的法西斯黨徒的。在他們辭職後，海達拉巴邦君重行躬自親政，便立即撤回他們向聯合國提出的控訴。

所有這些事件是否與國際有關？我們不應為片面之詞所惑。實際上，提出這項控訴的不是海達拉巴，而是曾在海達拉巴短期篡奪大權但現已失勢的少數個人。他們現已不復代表該邦的統治者；他們向未代表該邦的人民。他們在海達拉巴造成的爭執或情勢現已不復存在，當地情形亦逐漸回復正常海達拉巴邦君和各級官員與印度派駐海達拉巴的官員合作，恢復治

安。過去兩三個月中未聞有印、回居民發生衝突的情事。兩個社團關係融合。由著名回教人士領導的各種善查訪問團自印度各地到海達拉巴巡視。旅客進入海達拉巴，不受任何入境限制。印度及外國記者遊訪海達拉巴，未受任何阻礙。

海達拉巴的將來和它與印度的關係是應由該邦人民自決的問題。目前已開始籌劃召開國民議會來解決這些問題。現在按有選舉資格的成人編造選舉人名冊。選舉國民議會代表的一切措施希望可於本年秋天完成。同時，印度政府業已聘請一位能幹的英國退休官員為海達拉巴行政當局的顧問。九年或十年以前，Sir Mohammed Zafrullah 在印度政府担任法律要職時，這位英國官員是他的秘書。本人所指的就是 Sir George Spence。安全理事會於此可見印度政府如何懇切地盼望臨時施政工作時也能達致最高的標準，對於任何階層的人民一律不致有所歧視。

本人方才提及從國際觀點而論，海達拉巴是否一個國家的問題。在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令通過以前，在國際方面並沒有海達拉巴這麼一個國家存在，自無疑問。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也用不着諸多引證。

可是，有些人認為因為有了印度獨立法令於是海達拉巴已成了一個獨立國家。根據這種理論，他們認為海達拉巴的地位和印度尼西亞相似。其實這兩個實例完全不同。實際已有若干國家——如美利堅合眾國、英聯王國、埃及、印度和其他國家——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在事實上是一個國家，但沒有任何國家承認海達拉巴在法律上或實際上為一個獨立國家。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下議院辯論印度獨立法令時，通過這個法令的國家——英聯王國的檢察長 Sir Hartley Shawcross 曾說：“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肯定說明我們不打算承認各邦”——就是印度各邦——“於八月十五日該法案生效時便成為獨立的國際單位”。

於此可見連深明關於印度各邦——包括海達拉巴在內——的一切事實的英聯王國，亦不承認印度各邦於印度獨立法令通過時，便成為獨立的國際單位。我們更應該緊記自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來，維持現狀的協定或類似協定規定海達拉巴的外交全部應由印度自治領負責。這是海達拉巴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最大不同之點。另外一點也是同樣重要的。本人深信安全理事會各代表熟諳印度地圖。印度各邦連為一線，橫貫東西，縱接南北。如果海達拉巴和其他各邦能夠依據印度獨立法令，自命為獨立國

家，如果各邦不必經任何其他國家承認，僅憑自己聲稱，便能獨立，那麼印度也就完了。

印度尼西亞不是荷蘭心臟，而海達拉巴和其他各邦却是印度的心臟。有人說過：“沒有了盲腸，人還能夠生存，而且因此而更健康，但沒有心臟的人可活不成”。本人願明白聲明印度絕對不能承認印度境內各邦為獨立國家，正如美利堅合眾國不允許其南部各州獨立一般。我們不要忘記緬甸內亂係因聯邦內某一邦要求獨立所致。有了這種前車之鑒，印度絕對不能允許任何一邦自命為獨立國家，致使印度本身土崩瓦解。就國際觀點而論，海達拉巴在印度獨立法令通過以前，不是一個國家；因為維持現狀協定和在其後所定各種辦法的關係，海達拉巴現在也不是一個國家；如果印度要圖存，海達拉巴將來亦不能成為一個家。我們不能違反或不顧地理原則。

根據以上所論，印度與海達拉巴的爭端不是國際爭端。關於海達拉巴的一切問題現在由印度政府作為內部問題經常加以處理。印度政府還對印度國民議會負責的，在印度國民議會裏，有人就這一切的事提出質問並有人予以答覆。即在巴基斯坦立國以後，印度尚有回教人民三千萬左右，任何政府皆不願虐待如此衆多如此有勢力的人民或其中任何一部分。按其人數比例，回教人民已在印度國民議會內取得若干代表席次。印度內閣是一個混合內閣，中有印度教徒七人、回教徒二人、基督教徒二人、不列階級的人民就是所謂“賤民”份子二人和錫克教徒(Sikh)一人。印度各地的回教人民如真有不滿，可以由國民議會的回教代表或其他代表提出申訴。如此既可防止不確或誇張的聲明，亦可迅速矯正應予矯正的一切流弊。

最近數月來，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獲得極其有效的辦法來討論難民善後和少數民族待遇等問題。這個辦法就是自治領間會議。

在本人方才所說的各種情形下，仍將海達拉巴問題列入理事會議程，請問究竟有何裨益？本人已經說過，以前或現在在海達拉巴發生的事件，都不能說是國際問題。不但如此，對於一切應予以矯正的事項，印度憲法亦訂有適當的補救辦法。安全理事會距離實際發生事件的地點在數千哩以外，現在有人在此一再煽動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本人認為這種企圖是無濟於事的。這些企圖僅讓人有機會來發表挑撥印度各族間情感意氣以及擾亂印度國內和平的言論而已。暫且撇開權力問題不論安全理事會如希望從印度方面獲得關於任何特殊問題的任何情報，供給這些情報當無重大困難。本人茲謹鄭重聲明：縱然將本人業已詳加申論過的權

力問題擱置不論，我們續將海達拉巴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亦是既不必要且不適宜的。

主席：本人注意及印度代表依照成例，於討論權力問題時，曾就實體問題多所論列。本人現在再度聲明：聽取巴基斯坦代表關於海達拉巴問題的意見是理事會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決定的。各理事對此項決定有無補充意見？

既無意見，本人請巴基斯坦代表發言。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承安全理事會給本人這個機會代表巴基斯坦就海達拉巴問題提出意見，本人十分感謝。本人陳述時尤其在開始陳述時，本人也要討論印度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權力問題。現在本人祇從理論的觀點來討論這個問題。與實際情形對照之下，印方代表的陳述究竟可靠到何程度，這可以從關於海達拉巴事件的記載而見一斑。在未就問題本身提出意見以前，本人願簡略地就一般性的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兩點意見。這些意見似乎極其簡單，根本不必在此提出，本人先請理事會原諒。

第一點，印度代表認為安全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徒然激動印度本土內的輿論，使印度政府感覺困難。關於這一點——雖然本人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意見一定是印度完全不同意而要加以抗辯的——本人願聲明本人將設法根據可靠事實提出意見。這些事實或則見於印度與海達拉巴政府間的往來文件，故實無可置辯，或則從對印度絕未存有任何不良成見的各方面蒐集而來。雖然本人說過，印度和巴基斯坦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極其不同，本人向理事會陳述時將儘量避免觸犯任何方面——包括印度在內。

本人願意提出的第二點初步意見是：倘若說印度是由於自己的需要是由於印度本土安全而不得不採取此種行動，且此種行動既已完成，自不必再加深究，那麼就未免將這個問題看得太簡單了。本人深信安全理事會各代表聽了關於實際經過的敘述以後，一定認為印度的行動——不論雙方稱之為何——是完全不正當的，此種行動無異於破壞國際和平，構成對於和平的威脅以及應予糾正的侵略行為。

根據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有採取必要行動以保衛國際和平的責任。安全理事會是有權處理此項問題的惟一機構。如果我們不願意世界回復到無秩序的混亂狀態，安全理事會絕對不能放過此類問題。正像 Sir Benegal N. Rau 方才所說的，自去年八月二十一日以來，海達拉巴問題已列為安全理事會的待議項目，但因為各種理由，特別因為印度不願安全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事實經過情形至今仍未向理事會提出。暫且撇開印度代表所提出的海達拉巴

是否一個國家是否有權獨立等問題不論，僅就海達拉巴的面積和人口來說，大家都知道海達拉巴問題，牽涉地區極廣，計八二，六九二方哩，影響人民甚衆，約在一千七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之間。

海達拉巴已往的地位怎樣？就國際觀點而論，海達拉巴現在是否一個國家，以前是否一個國家？除了地理情況以外，海達拉巴自立邦以來，不論性質如何，從未為印度的一部分。單就近代情形來說，在印度大陸大半為英國統治時，海達拉巴邦君曾與英國締結聯盟。英國和海達拉巴的關係有時稱為從屬聯盟，有時又說英國是海達拉巴的宗主國。

用通俗的話來說，當時的情勢為由於英聯王國與海達拉巴邦君所訂條約，海達拉巴的外交事務概由英聯王國政府辦理，邦君不能與其他國家建立獨立的外交關係。根據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案第七節的規定，印度各邦和英聯王國間的條約一律廢止，英聯王國行使的宗主權亦因條約廢止而告終結。

安全理事會各代表一定想要知道如何答覆下列問題：在限制海達拉巴邦君全部主權的唯一條件消滅以後，海達拉巴如果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或有權獨立的國家，那麼是什麼呢？Sir Benegal N. Rau 曾引述英聯王國檢察長有討論印度獨立法案時所發表的言論。英聯王國檢察長當時說，英聯王國政府亦無承認印度各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起成為獨立國家之意。本人等一會便要證明這句話未含有印度各邦不能於該日起獨立的意義。英聯王國檢察長不過說英聯王國政府希望印度各邦決定歸附巴基斯坦或者歸附印度；為了不致妨礙這種希望實現起見，英聯王國政府宣告不準備於該兩自治領成立和印度各邦獨立或有權獨立之日起立即承認印度各邦。本人立刻便要證明，英聯王國政府希望印度各邦能夠及時決定歸附此一自治領或彼一自治領。然而凡未決定歸附任何自治領的各邦，如果願意仍然有權獨立。本人等一會便要證明這就是當時英聯王國政府的態度。印度去年在安全理事會(第二二七次會議)內，亦承認此點。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英聯王國首相阿特里有在下議院討論印度獨立法案時說：

“條約和協定廢止時，各邦重獲獨立。英聯王國政府希望各邦皆能及時在英邦協這兩個自治領中獲一適當地位。但在該兩自治領的憲法未經訂定各邦得自願參加以前，它們的關係自不免較不統一，普遍的制度一定要經過相當時期始能成立”。

這句話究何所指？這就是說，印度各邦是獨立的，希望各邦能夠從這兩個自治領中擇一而從，可是必須有充分的時間讓各邦來決定，而且無論如何，各邦決定何所依附，必須出於自願。所以這顯然就是說，凡未決定依歸的各邦仍舊是獨立的。事實上，印度各邦極難保持獨立，其原因不外由於地理環境——正如印度代表所說的，——或者由於缺乏資源，或則由於面積過小——此種情形存在皆是，——然而它們的法律地位却是十分明白的。

英聯王國檢察長的話已經引述過了。本人願再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他在下議院辯論時所發表的意見，略多引述幾句：

“英聯王國政府深知印度各邦必須經過若干時期，始能獲得作成最後決定所必需的一切情報。事實上，該兩自治領必須修改其憲法，規定准許各邦歸附和決定歸附條件。我們相信各邦的領土既和印度領土犬牙交錯，它們將來自不免與英邦協內的印度聯合。但是，我們認為各邦應有自決的自由，我們不願意對它們施以任何壓力。本人說過，我們希望各邦在種種本着公允和友好的精神商訂的條件之下，與新成立的兩自治領之一建立聯邦關係，或藉條約確立定彼此的關係。Mr. Patel 已代表新近成立的各邦事務部聲明絕不採取高壓政策”。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印度事務部長 Lord Listowel 在上議院辯論該法案時曾發表下列意見：

“自新自治領成立之日起，所有規定英聯王國對印度各邦具有宗主權的一切條約和協定一律廢止。自該日起，英皇代表和其所屬人員的任命和職務亦告終結，各邦實行自主。自此以後，各邦得自由決定歸附某一自治領政府或實行獨立。英聯王國政府決不稍施任何壓力，來影響這項應由各邦自由作成的重要決定。無論兩新自治領與各邦將來的關係如何，最後調整必須經過長期的考慮和討論始能決定。

本人相信從方才引述的內閣要員——包括首相在內——於國會討論印度獨立法案時所發表的這些言論，顯然可見英聯王國政府和國會的態度始終認為宗主權——這是各邦主權所受的唯一限制——終止以後，各邦即告獨立。自此以後，各邦當可自由決定歸附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像 Lord Listowel 部長所說的，實行獨立，悉聽自便，不受任何壓力。

就印度本身的態度來說，才識兼優的印度代表，曾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二二七次會議內代表印度辯論喀什米爾問題時——喀什米爾又是印度的一邦——發表下列言論：

“……自印度獨立法令生效以後，查謨喀什米爾”——這是該次爭執所涉及的一邦——“也像其他各邦一般，能夠自由決定依附兩自治領那一個中的，或保持獨立”。本人再說一遍，“保持獨立”。

這明明已經承認因為有了印度獨立法令，印度各邦業已獨立。自此以後，各邦得決定依附兩自治領中的那一個或保持獨立。

印度代表同日在安全理事會宣稱：

“我們承認喀什米爾在其鄰邦和世界中的將來地位問題，以及喀什米爾應否撤回依附印度之議，而併入巴基斯坦或保持獨立並保留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權利的問題，都是應由喀什米爾人民在生活回復常態以後自由決定的事項”。

根據以上所論，印度是承認各邦有權決定依附此一或彼一自治領或保持獨立並保留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權利的；這還有什麼疑問嗎？就喀什米爾的情形而論，喀什米爾決定歸附。該邦大君修函表示願意歸附印度。但喀什米爾人民激烈反對，且有一部份揭竿而起者。這一部分人民要求歸附巴基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後來同意喀什米爾究竟應歸附巴基斯坦或印度的問題應由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來決定。這個問題是該邦統治者和該邦人民間的唯一爭執。就海達拉巴而論，所發生的情勢頗不相同。該邦的統治者和政府決定不歸附巴基斯坦或印度，而要保持獨立——這是該邦統治者本人所說的話。其中理由本人過一會就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問題雖然不同，但從法律的觀點而論，這事是不容置疑的，根據印度代表本人所說的話，這事也是不容置疑的。博學的印度代表本日下午向安全理事會發表意見時已提出了無可駁辯的論據。他說海達拉巴邦應否併入印度的問題將根據該邦人民的自由意願來決定，該邦人民將用全民表決的方法來決定這個問題，目前正進行編製選舉人名冊等準備工作。

Sir Benegal N. RAU（印度）：本人請求發言……。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巴基斯坦）：本人認為原用字句是海達拉巴和印度的關係應由海達拉巴人民自決。本人也許誤解了印度代表所說的話，如果印度代表願意加以更正，本人極願意讓印度代表發言。

主席：印度代表願否更正巴基斯坦代表陳述中的某一句話？

Sir Benegal N. RAU（印度）：本人所用的字句是：“海達拉巴的將來和它與印度的關係是應由該邦人民自決的問題。目前已開始籌劃召開國民議會來解決這些問題。”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本人接受此項更正：“海達拉巴的將來和它與印度的關係”。但該邦對於它與印度的關係是否能有所選擇呢？如果該邦確能有所抉擇，而全民表決的結果，該邦人民表示決定獨立，印度是否承認此項決定？

Sir Benegal N. RAU (印度)：本人以爲本人已經明白表示，就獨立問題而言，印度認爲印度境內的各邦一概不得獨立。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本人十分了解此種態度。事實上；印度代表已明白聲明在任何情形之下，印度都不能承認任何一邦獨立。本人現在祇是特別提及下列事實：印度雖然本日堅持此種說法，但在雙方談判時，印度曾明白聲明而且至今仍間接表示該邦與印度的關係應由人民來決定。本人將在討論雙方談判問題時，再對這個事實略加說明。

決定含有有所抉擇的意思。印度代表並未說明該邦人民能夠選擇的究竟是什麼。是請他們決定“歸附印度抑或保持獨立”呢？還是請他們決定“歸附印度抑或歸附印度”呢？

Sir Benegal N. RAU (印度)：就獨立問題而論，本人認爲本人已經說得很明白，印度絕不承認印度境內任何一邦是獨立的，正如從前沒有人視印度各邦爲獨立的一般。然而。各邦有兩條途徑可以抉擇：一是決定歸附，同時並在立法機關內取得代表權；一是不歸附，但一切外交事務仍須由印度照料。印度對於獨立問題的態度是極其明白的。在這種範圍內，各邦可以聲明“歸附”或“不參加”。但如某邦決定“不參加”，那麼它的地位便和一九四七年以前的地位相同。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本人不擬繼續和我的才識超卓的友人爭辯。本人希望安全理事會現在已完全明白印度現時的主張如何。印度主張海達拉巴人民有兩條途徑可以選擇：一條乃是決定歸附印度同時將一切外交事務交由印度辦理，另外一條是不歸附印度而同時仍將一切外交事務交由印度辦理。

可是，本人認爲在法律方面來說，根據印度獨立法令和英聯邦王國首相及各內閣要員向國會就該法令所作的說明，目前的情形是十分清楚的。印度本身所作聲明中，當以 Sir Gopalaswami Ayyangar 在安全理事會〔第二七次會議〕內的陳述爲最明白。他說各邦有權獨立，而且願意獨立的各邦事實上有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權利。

印度繼稱縱使海達拉巴和印度之間確有爭執，這些爭執也是內部問題而已。本人以爲印度代表想援用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但出乎意料之外，印度代表這方面所提出的一切意見都是一再使用許多“今日”“現在”等字樣：例如，海達拉巴今日已無可抉擇；海達拉巴問題現已成爲內部問題。如果海達拉巴在去年九月十二日以前是獨立的，那麼，這次爭執絕對不能徒因海達拉巴喪失了獨立便變成了印度內部的問題。倘若能夠的話，那麼，遇有吞併其他國家領土的情事，兼併國藉軍事行動——本人不願用更刺耳的字句——完成吞併計劃以後，可以立刻聲稱：“這個問題現在已是內部問題。這個問題今日已是內部問題。這些土地是我們領土的一部分，並沒有發生什麼困難”。

印度代表曾說我們不能拿印度尼西亞來相提並論，因爲印度尼西亞已經由若干國家予以事實上之承認，所以多少可以說已經成爲一個國家。各方向聯合國所提出的重要問題曾由被控國家援用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規定以爲對付的，其中最顯著的兩件——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兩件——莫如南非聯邦境內印裔人民所受待遇的問題和印度尼西亞問題。在此兩案件中，恰巧印度一次是控訴者，另一次是共同控訴者之一。

我們先論南非聯邦境內印裔人民所受待遇問題。南非聯邦境內的印裔人民最可珍貴的公民權利雖然不公平地被剝奪了，他們雖然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但他們仍然是南非聯邦的人民。這個問題並沒有涉及任何國家，更沒有涉及任何獨立國家，而且和成立獨立國家時的政治自由也沒有什麼關係。雖然如此，印度仍能在大會各委員會和人會本身內據理力爭，說這個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能夠由人會審議和討論，人會且能就此問題提出建議。結果居然成功。

雖然印度尼西亞曾爲獨立而奮鬥，雖然我們認爲印度尼西亞確應獨立，雖然印度尼西亞的獨立現在幸而有了把握——最低限度在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最近訂立協定以後，我們希望如此——但在對日戰爭發生的時候，印度尼西亞是荷蘭的殖民地。荷蘭縱無正當理由，亦可巧言辯稱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間的爭執是一項內部問題。雖然如此，印度和其他國家仍能使安全理事會認爲這次爭執是國際性的，應由安全理事會審議，並集中全力以謀和平解決。

現在再拿海達拉巴比較一下。這次所牽涉的乃是一邦，既有統治者；亦有國家所應具有的一切機構：立法機關，行政首長和內閣；更



有國家所應有的一切機能：司法，政治活動和全部對內主權。由於條約的規定，該邦將辦理外交事務之權交與宗主國——即英聯王國。這些條約現已由英國國會正式法令予以廢止。首倡此項法令的人員宣稱，這項宗主權就是該邦主權原來所受的唯一限制，將於該項法令所規定的日期——即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以後即告廢止。該邦乃告獨立，不意某方採取軍事行動，姑且不問這種軍事行動有何理由可言，然而該邦獨立却因此而遭破壞了。還說不過是一個內部問題。

茲謹宣稱這個問題不是內部問題。

印度人民在南非所受待遇問題雖含有政治意味，但主要是一項人權問題。暫不從技術方面細加分析，印度尼西亞問題是一方面涉及政治另一方面又關係人權。海達拉巴問題首關維持國際與地區的和平；其次，也是一項政治問題；最後，更是一項人權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和平，因為印度的軍事行動構成了侵略獨立國家的行為——本人並非存意冒犯，但找不到任何其他適當名詞——所以也就等於破壞國際和平。此種行動對於印度和巴基斯坦間維持和平，也是一種嚴重威脅。

印度代表再度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印度今日仍有三千餘萬回教人民。這是事實。印度代表並說任何政府皆不願虐待人口如此衆多的少數民族。我們希望如此。但已往業已發生種種事件，使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回教人民心中滋生嚴重疑慮，雖然不是懷疑印度政府的用意，但有時不得不懷疑印度政府究竟有無保護少數民族的能力。就印度的回教人民和其他少數民族所受待遇而論，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所發生的嚴重困難現在希望業已克服，他們所受的實際待遇，希望不特如印度政府所期望，抑且能如巴基斯坦政府所期望的良好與公平。本人承認此點。但這個問題不是印度境內少數民族所受待遇問題，而是本人已開始向安全理事會解釋的海達拉巴問題。這個問題繼續存在，時常妨礙印、巴間的關係，屢屢引起磨擦且使巴基斯坦政府感覺本國人民輿情譁然，難以應付。有時民意憤激，甚且主張積極干預。在海達拉巴事件演變的某幾階段，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對其本身和人民極力加以約束，以免有任何破壞印、巴兩國和平關係的可能的行動。巴基斯坦政府至今仍不斷為此種情勢所迫。這就是本人在第三八二次會議中請安全理事會准許本人就此問題發表意見的主要理由。

其次，這個問題是一項政治問題，關係一個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本人已就此點表示意見。

這個問題也是一項人權問題。本人即將證明這個問題牽涉許許多多遭受苦難與迫害的人民。他們生活於恐怖之中。海達拉巴的少數民族遭受迫害，至今仍繼續未已。在印度採取軍事行動時，海達拉巴的政府官員曾受迫害，現仍如此。各界聞人亦受迫害。因為上述種種理由，這個問題允宜由安全理事會加以審議並決定解決辦法。

本人現在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次爭執的經過。實際情形是怎樣的呢？恐怕必須詳盡陳述始能明白，本人將力求簡短。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如果願意充分了解發生衝突的經過和主要原因，本人深信他們定必容許本人根據海達拉巴和印度政府間的往來文件報告經過情形。附帶補充一句，在本人行將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許許多多函件中，亦有若干段論及印度代表所提出的權力問題。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英聯王國首相發表公告，說明印度組織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就是不久成立兩個獨立國家等等辦法。海達拉巴邦君即發表下列宣言——當地人民稱之為勅令。本人現在宣讀該宣言的第二段。海達拉巴邦君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所頒勅令的第二段如下：

“英屬印度係依宗教信仰劃分。然而，本邦之內，崇奉兩主要宗教的社區毗鄰而處。本人自就位以來曾以種種方法努力促進該兩社區間的友好關係。歷代邦君以及本人向視本邦之有回民、印民猶如人之有左右雙目，而海達拉巴則為其內部一切社團所共有，不可分割。本邦各社團間幸無重大裂痕，尚不致類似最近在英屬印度所發生的事件。本邦人民與計劃成立的兩聯邦（指印度和巴基斯坦）皆有密切關係與共同利益。海達拉巴如遣派代表出席某一聯邦的國民會議，似有偏袒某一方面之嫌。本人深信，為本邦人民利益計不應採取此一途徑。所以本人決定不派代表參與任何聯邦的國民議會。

於次可見在六月三日獨立計劃公布後大約一個星期以內，海達拉巴邦君便宣布決定既不參加巴基斯坦的國民會議，亦不參加印度的國民會議，表示願意中立——本人認為海達拉巴邦君當時的這個行動是自由的，想即印度政府和 Sir Benegal N. Rau 亦認為如此。海達拉巴邦君復於七月九日致函英王代表——亦即總督。印度總督當時兼任兩個職位：一是英屬印度總督，一是駐其他各邦的英王代表；所以，他係以英王代表的地位，而不是以印度總督的地位來辦理各邦和印度間的事務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海達拉巴邦君致英王代表函稱：

“閣下赴英以前與在英期間，本人曾請英聯王國於准許印度獨立時給與本邦以自治領的地位。過去一百餘年以來，本邦對英聯王國絕對信任；本人一向認為經過這個長時期的忠實同盟，本邦定能保持在英邦協內的地位，應無疑問。第七條的規定似已否認此點。本人仍望本邦與英聯王國政府間的直接關係不致為任何困難所阻。近日獲悉閣下正努力促請國會宣告准許建立此種關係。本人深盼此種關係建立以後，本邦和與本邦有多年忠實同盟關係的英聯王國能有更密切的連繫。在此期間內，本人將繼續與新成立的兩自治領積極談判，商訂過渡期間內實際可行的合理辦法，儘量以和平方法保障印度各邦和印度全境的前途。

“本人不得不向閣下抗議英聯王國政府採用此種方法拋棄多年盟國，斷絕英王兼印度皇帝與本人的關係。本人深盼閣下以此轉達英聯王國政府。本人誠恐多年盟友為世所譏，暫不將此函公開發表。然而，本人必須保留公開發表此函的權利，以便日後為本邦利益不得不如此時，予以發表”。

一九四七年八月八日海達拉巴邦君再函英王代表，內稱：

“閣下素知海達拉巴雖然有各方面勢必與行將成立的印度自治領發生密切關係，但本邦與將來成立的巴基斯坦自治領亦有許多連繫。閣下諒亦洞悉：海達拉巴邦經歷代邦君與本人統治二百餘年，向來鮮有社區間爭執的情事，宗教關係所引起的裂痕亦遠不如英屬印度境內情形的劇烈。本人懇切希望採取足使境內繼續維持這種融合安寧狀態的一種政策；職是之故，本人必須注意本邦與新成立的兩自治領均應保持友好關係。

“印度與巴基斯坦自治領將來就彼此有關的問題如何磋商與合作，以及雙方對外交與國防等重要事項的政策能協調至何種程度，現仍不得而知。本人頃悉一般認為此等問題在八月十五日以前不能解決。本人在對此等問題未有深切了解以前無法考慮與其中任何一個自治領合併為一”——海達拉巴邦君在此已堅決宣示他的政策。“本人在現階段不得不暫抱觀望態度，察視兩自治領間的關係如何調整、發展”。

“英國國會最近辯論印度獨立法案時，並未忽視海達拉巴等各邦的困難和目前地位，本人深感欣慰。茲謹請閣下注意各方代表政府所發表的言論三宗，以為例證。政府方面實已承認目前不應促請各邦草率決定，且以目前情形而論，解決辦法應為商訂條約，而不應為建立聯邦關係”。

海達拉巴邦君引述各方在國會所發表的言論，其中一部分經由本人向安全理事會宣讀。該函續稱：

“本人自然一定業已顧及印度自治領為本邦鄰國的事實。本人深願與印度訂立條約，就陸路交通方面規定適當措施，俾全印標準能為各方一致公認，並確保直達交通和相互交換等便利。海達拉巴並願依照商定數目，調派軍隊担任印度自治領的國防工作。不但如此，本人且願在條約內表示同意大致依照印度自治領的外交政策辦理本邦的外交事務。然而，新成立的兩自治領可能採取敵對政策，本人雖懇切希望永不發生此種情勢，但不能不預為防範。倘若如此，而本邦亦對巴基斯坦自治領採取敵對政策，則殊不堪設想；職是之故，誠應預先規定萬一發生此種情形，海達拉巴將保持中立”。

本人略去原文一句。該函繼續稱：

“新成立的兩自治領皆為英邦協的一分子，深可欣慰。本人希望條約內增列一款，規定如將來不幸有一方決定退出英邦協，其他一方得自由對條約內各款加以復議。蓋印度獨立法令第七節雖如此規定，本人仍不能相信經過一百餘年的忠實同盟以後，英聯王國政府尚忍違反本人意願，招棄本邦於英邦協以外”。

海達拉巴邦君續稱：

“在未論及條約內所應載明的其他條款以前，本人必須聲明下列一點：海達拉巴談判委員會雖曾駐留德里兩星期之久，直至八月五日始行離去，印度自治領的負責官員拒絕與他們就任何問題——甚且包括維持現狀協定和 Berar 問題在內——進行談判，堅持海達拉巴同意歸附為進行談判的必要的先決條件，本人對此深表驚異和遺憾。本邦談判委員會已明白聲明海達拉巴願意商訂條約建立關係，但絕不歸附”。

海達拉巴邦君其後更稱：

“印度獨立法令第七節並未包括全部問題。因為此項理由，海達拉巴極願商訂維持現狀協定，而印度自治領負責人員則拒絕參與談判。雖然未訂此種協定，本邦仍盡力避免必使雙方均感不便的任何行政上的障礙。如果有此種障礙或不便，印度自治領應尸其咎”。

早在此時，雙方所採的態度已極明顯。海達拉巴邦君聲稱，“本人深知印度為本邦鄰國，本邦必須與印度商訂條約，建立友好關係，條約應包括一切有關交通、國防、外交等問題，凡此種種必須根據條約，不應以合併方法予以解決”。而早在此時，印度已堅持除歸附以外，不願考慮其他解決途徑。



該函後面續稱：

“本人頃悉新成立的印度自治領企圖不顧本人固有權利，以攫取本邦領土爲其開國大業。本人雖認爲難以置信，然恐實有此事。本人不得不認爲印度不允在海達拉巴表示同意歸附以前進行談判，這種態度實意圖壓迫海達拉巴歸附，強迫海達拉巴草率決定。時至今日，本人希望閣下仍能本督促各方履行英聯王國政府給與各邦的諾言的特種使命，以英王代表的地位出而斡旋，使印度方面改變此種政策，蓋此實與英聯王國政府所宣示的諾言和政策極不一致。”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英王代表修函答覆，本人現引用該函原文：

“閣下素知印度自治領切望情勢穩定。據印方意見，除非印度境內所有各邦皆願與其結合成一個整體，情勢便不能穩定。本人個人認爲歸附印度聯邦對於自治領與貴邦均屬有利。本人前已向貴邦談判委員會和貴邦諮議作此表示。然而本人深深了解閣下的困難，不願催促閣下草率決定。在此種情形之下，雖本人將於八月十五日卸除英王代表的職位，本人已取得自治領政府負責人的同意，由本人繼續與閣下磋商，爲期二月。本人希望在此期間雙方意見可以調和。仍得海達拉巴可視爲特殊例外，在此期間內，根據本人以前提出的條件，歸附印度。”

信內續稱：

“頃聞閣下深恐印度自治領視目前暫不歸附的決定爲敵意行爲，致貴邦有遭受封鎖之虞。本人欣悉新自治領的各領袖並無施用此種壓力之意”。

我們現在看看後來發生的實際情形。本人請各理事注意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海達拉巴邦君在歡送英聯王國特派員宴會中所發表演說裏面的兩句話，當時英聯王國的宗主權即將終止，英聯王國駐劄官正準備離海達拉巴，將一切內政和外交事務交還該邦自由處理。該邦當然有處理這些事務的能力。海達拉巴邦君在歡送宴會中論及內政事務時說：

“同時，本人將特別注意在本邦以內維持和平與安全，倘若沒有這種和平與安全，便不會有永久的繁榮。本人還要勉勵本邦人民無論所奉宗教信仰爲何，一如已往歷代情形，在海達拉巴境內和睦相處。本人懇切籲請本邦所有人民切勿步入社區不和及各走極端的境地，而應羣起擁護本人，讓本人爲他們謀求凡爲穩定而有組織的政府所能供給的一切權益。”

其後，海達拉巴邦君於八月十四日致電英王代表，賀他即將就任自由印度總督一職內稱：

“貴我兩方保持密切關係，和睦相處，此爲本人的懇切願望，亦爲本邦政府及人民的願望。本人深信貴我兩邦既有共同目標，彼此間的關係定將極其親睦友好。此種關係勢將因整個印度大陸獲得的自由而見增強”。

這裏所說的似乎是印度的自由，而不是各邦的自由。英王代表於八月十五日就任總督後，曾在印度自治領國民議會發表演說，內有一段論及海達拉巴邦君如次：

“重要各邦之至今仍未歸附者祇有海達拉巴邦。就面積、人口和資源而論，海達拉巴具有與衆不同的地位；而且有它的特殊問題。海達拉巴邦君雖未表示歸附巴基斯坦自治領，但至今仍未表示願意歸附印度自治領。然而，該邦邦君已通知本人願在外交、國防、交通三大重要事項方面與其領土毗鄰該邦四周的自治領合作。本國政府已同意與該邦邦君繼續談判。本人認爲尙有獲致各方均能滿意的解決辦法的希望。”

於是繼續談判。代表們往來奔走於海達拉巴和德里之間。種種提案均已提出，但印度仍堅持除歸附外，別無其他解決辦法。海達拉巴邦君乃於八月二十三日致電印度總督，內稱：

“自本人八月八日函中，閣下想已知悉海達拉巴願與貴國根據前函說明的基礎達成協議，但不願談歸併問題。所以，本人極願根據該函所述途徑進行談判，但不願談判歸附問題”。

在印度代表所論及的各項事件仍未發生以前，這電早已發出了許久。這絕不是在“匪黨”挾持之下發出的——印度政府後來稱該邦的重要行政人員爲“匪黨”。海達拉巴邦君復於九月十八日致函印度總督稱：

“本人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八日函內——該函各點將轉錄於下——曾表示願與印度自治領商訂條約。該條約的重要特點爲：(a)本人承諾大致依照印度自治領的外交政策決定海達拉巴的外交政策；(b)海達拉巴按商妥數目供給軍隊，担任印度自治領的國防工作（但又訂明如印度自治領與巴基斯坦自治領採取敵對政策，海達拉巴將保持中立）；(c)在交通方面另訂合理條款，以保證確能維持全印安全標準，並供給聯運與直達的交通便利”。

函內續稱：

“海達拉巴的面積約爲法蘭西之半。全邦人口一千七百萬，在印度其他任何邦人口兩倍以上，遠較加拿大或英邦協內印度以外的任何

其他自治領爲多。海達拉巴在回教統治下歷七世紀，在 Asafia 王朝統治下亦兩百餘年。社區間的爭執一向鮮有，與英屬印度相較可謂無足輕重。已往在本邦所發生者皆非起自內部，實從外界傳染而來。本邦所有社區一向忠事歷代邦君，以及本人。本邦人民，不論宗教派別，皆以得爲海達拉巴人自矜。在此種情形之下，海達拉巴完全有權繼續爲獨立整體。雖然如此，除歸附外，海達拉巴仍願與貴自治領商訂盟約，以期獲致友善關係，促成全面合作。本邦亦且歡迎貴自治領提出使雙方關係更切實際更趨穩固的任何建議”。

其後又稱：

“本人唯恐歸附以後，本邦勢將亦有此種具有破壞性的騷動和流血事件。本人自認責任所在，爲顧全本邦人民的利益計，必須避免此種事實發生”。

於此可見海達拉巴邦君已明白說明其態度。他絕未受到任何內閣或一部分內閣人員的挾持——實際上，我們在討論到這一點的時候，便知道絕無任何方面施以任何壓力。其後，海達拉巴政府提出協定綱要，作爲起草條約的根據。九月二十四日印度總督函復海達拉巴邦君如下：

“然該協定綱要尙非圓滿的解決辦法。本國政府認爲該綱要並未以立法權授與本自治領……”

當然，祇有歸附才能如此。印度總督續稱：

“本國政府不能接受此種辦法……閣下如願歸附，本自治領定將極力與貴邦合作，接受閣下爲增進海達拉巴的利益與繁榮據理提出的任何辦法。至於對內主權與海達拉巴的獨立，定不致受到任何干預，閣下不必多慮”。

於此可見對內主權和獨立是已經承認的。關於這方面，絕無任何問題。印度本身也願意提出保證。印度以種種方法強迫海達拉巴歸附的事實說明了一點：海達拉巴邦君雖願締結條約，多方退讓，但絕不願對外主權受到印度方面任何限制。以此而論，他如果不是獨立的，那麼是什麼呢？對內他有全部主權；印度總督也說印度將保證此種主權，祇要他願意在外交、國防和交通方面歸附印度，並放棄印度仍未得到的海達拉巴邦立法權。印度既沒有此種立法權，而他則有之，那麼他便是完全獨立的。堅持海達拉巴邦君必須歸附，這便足以斷定他是獨立的。否則，如果他早已處於附庸地位，爲什麼還要堅持他歸附的。海達拉巴邦君於九月二十六日再備長函詳細答覆。覆函末句稱：

“最後，謹照以前各函所述，再次奉告閣下，現在以及嗣後在任何期間印度自治領願重開談判時，本人均願就外交、國防和交通三方面與印度商訂條約或協定，但絕不歸附”。

整個問題是十分明白的。海達拉巴邦君一方面不顧一切，努力維持他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另一方面仍願根據印度的意願和需要，就上述三項問題與印度商訂友好協定。其後，印度與海達拉巴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締結維持現狀協定。這個維持現狀協定是不可或缺的。其理由爲在英聯王國握有印度各邦的宗主權和對英屬印度的全部統治權的時代，印度政府和各邦政府間訂有種種辦法，這些辦法一旦突然廢止，縱使不致造成嚴重情勢，亦必使雙方感覺困難。所以，在雙方皆可接受的解決辦法仍未產生以前，雙方必須商妥暫行措施。這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維持現狀協定。這個協定並不長，但却是談判經過中極重要的文件。協定序言毋庸贅述，其各條規定如次：

“第一條 在關於此方面之新協定未締訂以前，英王與海達拉巴邦君就彼此利害所關事項，包括外交、國防、交通等在內，所訂之一切協定及行政辦法，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始行廢止者，仍應在適當範圍內適用於印度自治領（或其任何一部分）與海達拉巴。本協定各條絕未規定自治領方面有下列義務或權利：

“（一）遣派軍隊協助海達拉巴邦君維持內部治安。

“（二）在海達拉巴領土駐軍，但在戰爭期間並經海達拉巴邦君同意不在此限。在上述情形下，海達拉巴邦君不應無故不予同意，所駐軍隊應於戰事終止六個月內撤離海達拉巴領土。”

顯然的，這裏所稱戰爭是指與第三國戰爭而言。該協定續稱：

“第二條 爲妥予實行本協定之目的計，印度政府與海達拉巴邦君同意互派代表，分駐海達拉巴及德里，並給與此等代表以執行任務之種種便利，

“第三條（一）本協定各條絕未授與宗主權，亦未規定任何宗主從屬關係。

“（二）本協定各條及根據本協定規定所採之任何行動，均不得認爲有賦予任何一方面以在本協定失效後，繼續行使任何權利之意。本協定各條及根據本協定規定所採之任何行動，均不得認爲有減少締約某方在本協定失效後，行使該方除因本協定內另有規定外仍應行使之任何權利。

“第四條 雙方對本協定或對因本協定而產生之其他協定或措施所發生之任何爭端，應

由雙方各指定公斷人一人，並由兩人指定第三公斷人一人，會同公斷之。

“第五條 本協定即時生效，並在一年期間繼續有效”。

不論這個協定其他各條內容如何，最後兩條已明文規定：這個維持現狀協定在一年內繼續有效；且如雙方對協定的解釋或實行發生任何爭執，應由雙方各提出公斷人一人，並由兩人指定第三公斷人一人，會同裁決。我們等一會便知道印度方面是如何履行這個協定的。印度控訴海達拉巴邦君和他的政府違反這個協定；安全理事會不久也使明白雙方所提出的控訴。但印度方面如何實行這個協定却是極其有趣的。

在簽訂協定的那一天——十一月二十九日——印度總督修函海達拉巴邦君，再度勸他歸附。函內稱：

“海達拉巴的地理環境如此，它的利益自然與印度的利益息息相關；本國政府希望在本協定期滿以前，海達拉巴終能歸附印度自治領”。

以下還有極端重要的話：

“至於軍械及配備的供應，本自治領政府當能供應貴邦的合法需要。

“本國政府對於貴邦續在倫敦設置總代表一人，以及於必要時遣派性質和類的代表人員留駐其他地點，概無異議。頃蒙閣下保證此等代表的工作定將與印度自治領代表的工作密切調協，且祇以有關貿易商務事項為限，本國政府深感欣慰。印度政府對此極為重視，閣下諒可明察。”

本人向理事會說過，由印度自治領供給軍械和配備，以應海達拉巴政府的合法需要這一段是極為重要的。雖然有了這個維持現狀協定，印度迄未按照海達拉巴的合法需要，以任何配備供給海達拉巴的警察和軍隊。後來海達拉巴政府知道無法希望從印度方面獲得任何供應，並察悉海達拉巴正遭封鎖，而印度政府已準備於必要時使用武力強迫海達拉巴邦君歸附。在此種情形之下，海達拉巴邦君決定向外購買軍械，我們豈能加以指責？

印度代表向理事會提出種種事實，來證明海達拉巴積極私運軍火。他特別提請注意的各項中，有一項仍報為“乾酪”的高射砲。一國政府何以要購買高射砲呢？這是極可注意的。海達拉巴沒有軍用飛機或用以轟炸別人的器具。購買高射砲的企圖已明白說明了海達拉巴所憂慮和防範的是些什麼。

雖然有了這個維持現狀協定，雙方仍繼續談判。本人說過，維持現狀協定的目的在使雙

方獲得解決問題所需的時間——如果這個問題能夠以談判方式來解決的話。本人也說過，海達拉巴屢派代表團前往德里，進行談判。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海達拉巴邦君致函印度總督，內稱：

“本人披閱三月二日及四日本邦代表團與閣下及 Mr. Menon 會商紀錄，得悉閣下曾表示，本邦首相訪問喀喇蚩時的最重大工作”——喀喇蚩是巴基斯坦的首都——“為設法商洽在維持現狀協定有效期間暫緩舉行二萬萬羅比貸款。本人並悉閣下認為解決此項問題，大可減除印度政府對海達拉巴所懷的疑慮。本邦首相請巴基斯坦政府在該協定有效期間暫緩發行上項公債，實已逾越其所具有的正當權力。閣下定然明白，有債券久已轉移後再向巴基斯坦提出此議，殊令本邦感覺困難。然而本邦首相為竭力祛除閣下認為對於維持現狀協定的實行有所妨礙的疑慮，毅然採取此一途徑，本人亦深明其苦衷。

“本人並悉本邦首相因同一理由，已同意修正新近頒佈的貨幣法令，決定讓步，准許旅客按實際需要，使用印度貨幣。他稱此項措施的目的在緩和兩方間的緊張局面”。

這兩點都需要略加說明。海達拉巴曾放款二萬萬羅比與巴基斯坦，並交與巴基斯坦數額如上的公債券。海達拉巴當然有此種權利。印度提出抗議，聲稱海達拉巴這種措施是不友好的行為，最低限度亦有背維持現狀協定的精神。並稱，海達拉巴如請巴基斯坦暫緩發行此種公債券——這就是說在維持現狀協定有效期間停止兌現——便是對印度表示友好並證明確懷善意。當時的首相是後來被稱為匪黨政府首領的 Mr. Lark Ali。他在德里的時候，曾答允向巴基斯坦提出這個請求，後果照辦。海達拉巴邦君說他沒有這種權力；在貸款交付以後，實不使再請巴基斯坦政府予以凍結，並停止發行債券。海達拉巴邦君更謂該邦首相之所以為此，其目的在祛除印度方面對此問題感覺不滿的原因。這位首相對印度自治領的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本人在討論到這個問題的經過詳情時，將可證明他絕對不是政客；他是一個商人，海達拉巴邦君在緊急時期請他肩負該邦首相的重任。實際情形和印度代表所描畫的適巧相反。上面所說的就是他的措施之一。實際上並沒有一次該邦統治者願意遵從，而該邦首相堅持說“我們一定不能如此”。邦君說他沒有採取此種措施的權力。他仍如此處理，其目的在祛除可能引起磨擦的原因。

本人現在對第二點加以解說：海達拉巴和英屬印度各有幣制；海達拉巴貨幣不是英屬印度境內的法幣。海達拉巴政府通過了貨幣法令，規定印度貨幣不得在海達拉巴通用。印度自治領乃提出抗議。這種行動完全是片面的：“你們的貨幣不是我們這個自治領內的法幣，但你們那裏應該通用我們的貨幣”。對這一點，海達拉巴邦君宣稱：“本人並悉他”——即海達拉巴首相——因同一理由，已同意修正新近頒佈的貨幣法令，以期緩和兩者間的緊張局面，決定讓步，准許旅客按實際需要，使用印度貨幣”——這是說在海達拉巴境內——他於此更可見這位首相向持盡量息事寧人的態度。

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海達拉巴邦君再函印度總督稱：

“據本人在海達拉巴境內所獲消息，誠可相信貴國各邦事務部致本邦首相的公函具有最後通牒的性質，實可視為公開斷絕友好關係的前奏。因此本人謹向閣下作最後呼籲，請閣下出任斡旋，以避免此種局面。

“維持現狀協定終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簽訂生效，當時本人深感欣慰，蓋本人認為雙方既有誠意，暫定辦法倘能在此一年內繼續維持，則雙方的疑慮將可消滅，而貴自治領根據所得經驗，亦可明白除歸附以外尚有其他實際可行的圓滿的合作辦法。

“不幸，維持現狀協定至今迄未順利實行。惟此種情勢尚可補救，我們仍可懷有原來的希望。誠然，解釋該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以及決定其規定維持的義務，皆有困難。而且，該協定明文否定宗主從屬的關係；所以，專因此種關係而直接產生的一切措施，除另經其他協定或行政辦法規定者外，皆告無效。此項事實亦引起其他困難。然此等困難皆可按照維持現狀的規定，藉公斷方法予以解決。

“貴國各邦事務部致本邦首相的公函附有貴方控告的背約事件簡表。此等事件案情輕重不同，其中且有初次提出者。三月初閣下與本邦代表團在德里談判時，閣下曾謂本邦向巴基斯坦借款以及規定本邦內現款交易必須使用本邦貨幣的條例為雙方友好關係的主要障礙。以貸款而論，本邦政府已採取閣下所建議的行動；本人認為極有發生效力的希望。以貨幣條例而論，本邦首相業於德里會議中同意加以修正，訂明該條例不適用於旅客的實際需要，以期緩和兩者間的緊張局面。必要的修正現已通過公布在案”。

函內續稱：

“最使本人不安者為以前英聯王國經常以軍械配備供給本邦，而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以來本邦軍隊及警察迄未獲得任何軍械、配備或彈藥；雖經貴總督明白允諾繼續經常供給，以應本邦合法需要，情形仍復如此。本人曾屢次促請貴國政府及閣下注意此點。然貴國政府一方面既反對本人另外設法，一方面又停止供應，致本人在訓練軍隊及維持治安方面皆感覺異常困難”。

海達拉巴邦君應該怎麼辦呢？印度政府允諾繼續以軍械和配備供給海達拉巴，以應該邦警察和軍隊的合法需要，但實際未給與任何供應，同時又反對海達拉巴向外採購。這是什麼情勢呢？如果這不是高壓手段，又是什麼？該函續稱：

“在海達拉巴的貿易、商業和經濟方面，印度政府亦造成同樣緊張情勢。本人曾屢請 Sir Walter Monckton 及其他人士轉告閣下，本人憂慮：如本人決定獨立（各方曾保證本人有此種能力），印度政府勢將實行經濟絕交，甚或藉口某種原因，侵犯本邦領土，設法強迫本人歸附。閣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致本人函內第二段云：頃聞閣下深恐印度自治領視目前暫不歸附的決定為敵意行為，致貴邦有遭受封鎖之虞。本人欣悉新自治領的各領袖並無施用此種壓力之意，其後，閣下並再三向本人保證，聲明閣下絕不贊成對本邦施用任何不正當壓力，且閣下已從貴國政府內閣方面獲得必要的保證。本人不得不坦白告知閣下，雖有這些保證和維持現狀協定，事實上自英人離印以後，貴國實際上已對海達拉巴施以經濟壓力。此種壓力與日俱增，無疑地現已達到最高限度。甚至藥品、醫藥設備及醫院必需用品皆受限制；自來水消毒用的氯氣亦復如此。關於此點，本邦政府持有種種書面證據。最近數月到本邦的英籍及其他國籍人士極多，皆可根據其親身經歷，證明本人所言屬實。貴國政府官員亦未對此種意見提出嚴重的否認。本人至今尚未公開抗議。但如貴國準備公然斷絕友好關係，本人礙難再事緘默。不論各方對海達拉巴目前暫不歸附的決定有何意見，世界各國應知海達拉巴所遭受的待遇。

“一九四七年英聯王國政府片面宣告廢棄英聯王國與本邦所訂的條約。未知閣下仍憶及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本人致英王代表函否——當時閣下兼任英王代表。詳隨函檢舉本人原函及本人所收到的唯一覆函副本各一份，尚祈查照”。

海達拉巴邦君所收到的答覆為英王代表將以其來函轉達英聯王國政府。但英王代表後來

解釋稱，由於公務繁忙，辦事人員略有疏漏，致未轉遞。

海達拉巴邦君續稱：

“本人至今迄未將此等文件公開發表，但現已不得不如此。後世歷史將謂英聯王國認為患難之交並無重要價值，甘願將之棄如敝屣？”

“世界各國應知英聯王國政府及印度政府如何串同背棄諾言，不允本人自由決定歸附或獨立——本人殊不願指明其各誰尸。

“既蒙閣下向本人提出保證，本人謹請閣下拒絕贊同對本人及本邦施以經濟壓力。據海達拉巴所獲消息，印度陸軍正開往及集中本邦邊境。本人不得不質問集中軍隊的用意何在。貴國政府應知海達拉巴絕無侵犯印度聯邦的企圖。本人必須忠告閣下倘貴方繼續採取高壓政策，本人深恐不但海達拉巴的和平，抑且整個南印度的和平終必遭受危害。

“去年，英聯王國未徵詢本人意見，遽爾斷絕本邦與英王兼印皇間的一切關係。閣下今日亦準備失信本人？所立即引起的不利，失信於弱者或較失信於強者為少；然而，因果報應終必不爽。直言不諱，尚祈見諒。”

這是怎樣說呢？印度控訴海達拉巴違犯協定，發生變亂事件，以及一切一切，以上是海達拉巴邦君親自致印度總督的函件。函內說明海達拉巴的立場和實際經過情形。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印度總督備函答覆如下——覆函頗長，本人現僅宣讀其中兩三段：

“本人認為以下一點，本人應請閣下釋慮。來函件及本人前曾向閣下保證本人絕不參與對貴邦施用任何壓力。此等保證現仍有效，與當初提出時原無稍異。本人以合法的印度總督地位聲明絕不參與此種辦法。”

本人暫時讀到這裏，因為本人想指出他雖為合法的印度總督，但任何措施皆不必先經他參與，所以上述保證是毫無意義的。他並未施用壓力。他也沒有權力。他並未參與施展當時加於海達拉巴的壓力。所以，“本人絕不參與”的保證實際是沒有意義的。該函續稱：

“然而，本人必須說明一點。此等保證係在本國政府與貴邦政府共同決心實行維持現狀協定時提出。以印度政府而論，本人仍能保證上述決心依然存在。惟因其後發生的若干事件，雙方現在極難保持當時存在的友好關係。”

這是惡意的警告。印度總督續稱：

“如閣下現時能設法另組真正代表貴邦全部人民意願和希望的政府，本人相信閣下對整個印度大陸的前途實有莫大貢獻。”

這是一項要求。印度向來祇提及內部爭執和對內主權。現在印度的合法總督竟然提出要求，請海達拉巴邦君在他的領土內為某種特殊目的而改組政府。本人即將證明，雖然印度總督沒有提出此種要求的權力或權利，海達拉巴邦君對於這項建議不會置諸不理的。該函最後稱：

“最後，本人奉告閣下：印度聯邦絕無侵犯海達拉巴的企圖，正如來函所稱海達拉巴絕無侵犯印度聯邦的企圖一般。無論情勢如何嚴重，我們不要認為無法挽救，祇有聽天由命。本人言止於此。本人定將繼續努力。本人認為閣下如何能幫助解決本問題的辦法，前已奉告矣”。

該函是在四月八日發出的。如果本人仿效我這位博學的朋友，也採用比較日期的方法，那麼，這一天與採取軍事行動佔領海達拉巴邦相隔不及五個月。當時，印度的合法總督保證無論情勢如何嚴重，絕不致無法挽救；他勸海達拉巴邦君不要以為事態必然惡化，並保證無人準備侵犯該邦。

四月二十二日海達拉巴邦君再函印度總督，內稱：

“本人頃悉閣下認為如不歸附，印度境內輿情憤激政府無法應付。本人敢謂印度輿情係因貴方已往不斷作不利於海達拉巴的宣傳而趨於憤激的。除歸附以外，所提出的寧息印度聯邦輿論的另一辦法為立即公布另組負責政府以及若干其他措施。某方且曾暗示本人於本月二十四日全印國會委員會開會的前夕發表公布最為適宜。外國當局就本邦統治者與人民間的憲法關係所提出的任何建議，本人殊難加以考慮。此種關係應視為純屬內政性質。然若干措施早經決定實施，故本人現以諭令予以公布。隨函檢奉諭令譯文一份，尚祈查照。並盼此項公告亦略有助於貴方情勢的改善”。

印度總督建議海達拉巴邦君在他的領土內另組負責政府，以平息印度的輿論。本人剛才說過，海達拉巴邦君雖認為這項措施與印度政府或人民無涉，但却不會置諸不理的。

本人現從海達拉巴邦君所提及的諭令宣讀下列一段：

“本人對此等意見加以特別考慮後，乃下令成立委員會，藉以加強國民議會的權力。然在目前情形下，本邦人民的代表咸應參與起草新憲法的工作。本邦各重要黨派代表亦應充分注意本邦的一般情形及思想趨向，並顧及本邦人民希望多負責任的熱誠，以平等地位，共同擬定各項提案。在此等提案未擬成以及根據此等提案而產生的新政府未成立以前，本人深盼

現今尚未參與當前臨時政府的各政黨仍能聯合一致，共同肩負政府的責任”。

其次，本人再引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海達拉巴首相向當時業已存在的海達拉巴立法大會所發表的演說辭。本人引用原文，不加批評。這篇演說說明了這位首相的性格。他說：

“印度聯邦似乎認為海達拉巴一定必須歸附印度；假如不歸附，便要發生意外。他們不願考慮任何其他解決辦法。如果海達拉巴堅持與此不同的其他見解，印度聯邦便將強迫它接受印度希望它採取的態度。難道我們竟無權質問：如果我們能以其他方法共同合作，表示誠意與友誼，何以還要強迫我們接受印度聯邦所指定的辦法？何以連提出這個簡單問題亦被視為不友好的行為？而且，縱然海達拉巴願意獨身保持光榮的地位，印度聯邦既有力量、資源、和偉大的前途，亦復何懼？

“約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以還，海達拉巴即受經濟封鎖。本邦人民因此極難獲得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海達拉巴邊境頓成侵掠者、共產黨和受外國唆使的其他人等的出沒之所。誇大無足輕重的事件，務期引起印人對海達拉巴懷有憎恨和惡意。政府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合法要求皆被拒絕，政府無日不在忍辱負重。本人恐怕引起人民反感的就是這種態度。這種態度使各社區間發生猜疑和惡意。本人認為在毫無必要時，迫令任何人民挺而走險實在是一個壞政策。

“難道印度領袖必須時常考慮使用武力來對付海達拉巴嗎？究竟爲了什麼目的呢？難道海達拉巴必須時常懷疑印度聯邦有侵略的野心嗎？這種疑慮能否消除呢？如果我們念念不忘戰爭，不幸事件勢必發生。沒有人能夠預料如何了結，讓情勢如此發展實無好處。戰火一旦爆發，是不易控制的。

“我們一定認真努力，設法維持並促進和平及友好關係，直至最後一瞬。但如我們雖然盡了一切力量，可是對方仍然使用武力，造成一種深遠我們願望的無可避免的情勢，那麼我們實處此，便不得不鼓起勇氣，立定決心，盡我們的力量，光榮地去應付這種情勢。至於成敗利鈍，唯有委諸上蒼。我們也許是孤立無援的弱國，但我們理直氣壯，而且我們對於全能主宰的信仰是不可動搖的。

“本人認為海達拉巴問題早日圓滿解決，對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內各社區間的關係必有極良好的影響。本人相信這個問題的解決在人民心理上所產生的反應，縱然不能完全消除亦可以大量減少在東、西旁遮普（Punjab）發生

的不幸悲劇。本人仍然相信印度南部嚴重緊張的情勢是能夠消弭的，而且我們能夠一齊開始走向互相尊重、和平和繁榮的康莊大道。

“印度的偉大聖人甘地（Mahatma Gandhi）在他慘遭暗殺的前一天，還告訴本人說和平比什麼都可寶貴，並勸本人不惜任何代價以求獲取和平。本人完全信從這項偉大的勸告。縱然甘地的最親信、最執誠的信徒不幸捨此而高談侵略，武力和封鎖，本人仍將不遺餘力，遵守這條金科玉律。

“整個世界正在多事之秋。中國、亞刺伯國家、蘇聯、歐洲、美洲大多數國家，情形皆極不安定。誰能夠知道毀滅人類的巨火將在何處爆發？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民皆已飽歷艱難困苦。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胸襟狹隘的國家觀念，和任何侵略野心，都是絕對不可寬恕的。

“本人願向印度聯邦保證，我們的力量將完全集中於維持邊境各地的法律和秩序；我們隨時皆願與印度合作。本人並願意聲明我們無意與任何其他國家締結不利於印度聯邦的任何同盟。本人謹再籲請印度聯邦當局消除一切猜疑，造成相互信任的友善氣氛”。

這就是被人指為強迫海達拉巴邦君接受他的意志和阻止海達拉巴邦君歸附的人。

在雙方對維持現狀協定發生這些爭議的時候，海達拉巴政府提議將這些問題提交公斷。據本人記憶所及，這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海達拉巴首相收到印度政府各邦事務部長的覆函。內稱：

“貴邦政府建議將雙方爭持各點提交公斷。誠然，維持現狀協定內確有此種規定。然雙方發生爭執的問題殊多，而協定有效期間僅爲一年，如就爭執各點進行公斷，勢必將協定有效期間餘下部分用盡，又焉有時間實行公斷的決定。

“再者，海達拉巴政府必須先同意立即採取若干措施，以表示真正願意與印度政府保持親善友好的關係，提交公斷始能成爲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

該函並開列印度政府認為海達拉巴表示上述態度所必須採取的各項措施。這直無異於替海達拉巴政府越俎代庖，並就如何處理內政等事向海達拉巴政府發令。

實際情形是：雙方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締結了這個協定。協定內規定如果雙方對條文的解釋或實行發生任何爭執，應由公斷解決。雙方都承認確有爭執。海達拉巴政府說：“好，讓我們依照協定的規定，以公斷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印度政府說：“不錯，協定內確有此種規定。但是，爭執太多了，現



在剩下來的時間勢必完全花在這上面，而且，除非你們願意在海達拉巴實行改革，以表示對我方親善，我們不願意將這些問題提交公斷。”

本人現在舉出一兩個經濟封鎖的實例。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海達拉巴政府外交部長曾電印度政府各邦事務部長。電文如下：

“貨車一百四十輛，內載運往海達拉巴的食鹽，在 Manmad 地方，被鐵路當局奉孟買警察局之命扣留。此種舉動違反維持現狀協定，姑不置論。查食鹽為維持人民生活最需要的物品，尚請採取必要措施，撤消禁令，並盼電覆。”

電內並轉錄實際頒布的命令，法令等等。這不過是被印方扣留的許多物品中的一種。事實上，正像海達拉巴邦君所說的，禁止運往海達拉巴的其他物品包括藥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最重要的還是自來水消毒用的氯氣。因為得不到氯氣，海達拉巴境內霍亂蔓延成災症。

五月二十三日海達拉巴首相致函印度總理，再度論及這個問題如下：

“來函第四段稱：‘然雙方發生爭執的問題殊多，而協定有效期間僅為一年，如就爭執各點進行公斷，勢必將協定有效期間餘下全部分用盡，又焉有時間實行公斷的決定。再者，海達拉巴政府必須先同意立即採取若干措施，以表示真正願意與印度政府保持親善友好的關係，提交公斷始能成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海達拉巴政府自始即已竭其全力，謀藉談判途徑以及和好交換意見等方法來解決各項爭執。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及四日海達拉巴代表團與印度總督舉行會議，頗能使雙方的意見互相溝通。然而，海達拉巴政府雖已採取該會議商妥的一切措施，而印度政府則迄未採取任何步驟，以實行該協定及履行印度政府代表於三月二日及四日所提出的肯定諾言；海達拉巴政府對此深感失望。在此種情形下，海達拉巴政府認為目前的唯一辦法厥為依照該協定第四條的規定，將各項爭執提交公斷來解決。此等爭執既然皆極顯而易見，殊無理由認為公斷解決極費時日。海達拉巴政府亦不能接受‘海達拉巴政府必須先同意立即採取若干措施，以表示真正願意與印度政府保持親善友好的關係，提交公斷始能成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一點。維持現狀協定載有關於公斷的明確規定，提請公斷，應照協定進行。海達拉巴政府不能同意印度政府能夠提出海達拉巴政府須先採取印度政府所指定的任何措施，然後方可提請公斷的條件。海達拉巴極願徹底實行維持現狀規定，但

印度的此種態度與該協定的各項規定殊不一致”。

海達拉巴首相在這件長函的末尾撮述他的立場如下：

“本人現將主要各點撮述如下：

“一、海達拉巴誠意切願與印度聯邦保持最友好最親善的關係。

“二、海達拉巴極盼以友好談判方式解決各項爭執；倘不能如此，海達拉巴堅決要求照依維持現狀的規定提交公斷解決。

“三、Razakars 問題不能單獨提出討論，而可作為關於雙方安全的全部問題中的一部分，以求圓滿解決”。

Razakars 是印度政府請求解散的民衆組織。

“四、海達拉巴願與印度商訂互惠協定，禁止利用報紙、無線電及其他宣傳方法作不利於對方政府的宣傳”。

最後，他表示希望一切問題都能和平解決。

主席：時間已晚，本人請問巴基斯坦代表還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完畢。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關於事實的陳述已經差不多講完。本人還要摘要宣讀的文件大概尚有六件。向理事會報告完種種事實以後，結束陳述所需的時間大概和宣讀各文件以前所用的時間相等。合計統得一小時以上——也許一小時半——才能結束，本人謹請安全理事會原諒。本人將設法把本人的陳述盡量縮短。本人知道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現在必定都感疲乏。如果理事會能夠有明天開會，無論午前午後，本人將儘速結束本人的陳述。

主席：本人知道理事會各代表在明天和星期一都不能開會。巴基斯坦代表能否同意在星期二午後繼續陳述？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倘若如此，現在繼續下去也許對理事會較為方便——因為理事會如果不能在星期五或星期一開會，本人決不堅持。本人可以將本人的陳述再為縮短，在一小時以內結束。

主席：各位代表對此項建議有何意見？

蔣廷黻先生(中國)：本人不明白理事會何以不能在明天午後開會，讓巴基斯坦代表結束陳述。理事會可以在巴基斯坦代表陳述完畢後延會，以便各理事閱讀陳述紀錄和考慮這個問題，然後在星期二再行開會。

Mr. GUTIERREZ (古巴)：我們在大會閉幕後立即舉行這次會議。在大會閉幕前的那幾天，我們的工作異常繁重，往往開會開到清晨

二、三點鐘。本人認為我們既如此疲乏，絕不會頭腦清醒，心平氣和，而這却是處理目前審議的這項極重要的問題所必需具備的條件。古巴代表團認為展期至下星期二再行審議此項目較為合宜。

以個人而論，本人覺得稍有不適，明天也許不能出席會議。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鑒於古巴代表的意見，本人不願建

議安全理事會現在繼續開會或於星期二以前舉行會議——如果星期二是理事會覺得方便的最早日期的話。所以，本人願意在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結束陳述。

主席：本人深信理事會各理事一定感激巴基斯坦代表。

那麼，我們定於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午後三時聽取巴基斯坦代表繼續陳述。

午後六時零五分散會。